



勉菴集
十

~16
2374
10

共二十三



和
號 2374
卷 23-10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目錄



序

白蓮集序

延州玄氏族譜序

贈朴寅玉揆秉小序

江華崔氏三綱錄序

安城金氏族譜序

魏玉隱錫說七十九壽序

息蔭堂遺集序

陝川李氏派譜序

濟州梁氏誌狀錄序

小隱遺稿序

贈別李亨洛宅煥序

西溪講約序

金海金氏派譜序

醉啞賢紀序

送尹公三桓植小序

延安宋氏族譜序

講修契帖序

居昌章氏族譜序

白川趙氏族譜序

芝翁遺集序

壬辰倡義會盟錄重刊序

藍田稿序

松下稿序

寧海朴氏族譜序

南平文氏族譜序

宋氏三孝實紀序

彌陽稿序

耽津安氏族譜序

咸安趙氏族譜序

鶴谷集序

忘機堂實紀序

萃菴稿序

江翁集序

金溝溫氏族譜序

洪原經學齋青衿錄序

耆老會帖序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序

白蓮集序

夫士之顯名當時垂光來世者莫不由先進之負望
士流者為之前焉亦莫不由後進之負望士類者為
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感不傳二
者未始不相須而殆千百載一遇耳我朝人物最
稱明宣盛際上焉者布列位著贊襄治道下焉
者砥礪名節維係民俗誠國家一治之會時則湖之
靈巖有白蓮文公以故家淵源志尚高遠不屑外事



杜門却掃清修自厲晚舉孝廉薄試字技而師友遭
逢蓋亦一時大夫士賢且仁者取以資益於道義藝
文之場謹嚴於辭受出處之間視聲利邊物事不啻
若籩篠戚施故其制行也事親盡孝道處兄弟極友
于宗族鄉黨一辭無間然矣居官廉靖所在水蘼退
賦遂初講服經禮至其論大學之道而曰推其工夫
至格物致知推其功效至修齊治平云者尤見其深
造自得而非記聞詞章雇傭耳目者可比也是以栗
谷李先生發清風起人之歎青蓮李公有如公幾希
之稱而沒後數百年有識月朝莫不歸之以可以祭

於杜之鄉先生則是又非聲音笑貌致者此其姿稟
之美行義之篤固有太過人者而先後進汲引愛慕
之重亦不可誣也吁謂不患人不知而為可知者其
信矣乎公諱益周字仲郁南平人號養真堂居喪有
紅蓮變為白蓮之感因稱白蓮先生云請文者後孫
圭鍊圭簡其名

延州玄氏族譜序

余釋褐屢直堂后略與西關朝士掌事變記注者相
善聞延州氏先德甚詳屈指歲月近五十年光陰既
而避地南來見聞生受蹤跡齟齬漠然若窮薊蔽日

有一儒生古貌古服闒然入門亟延而坐而叩之則
玄其姓翼東其名德和其字居天安天安距定山三
舍而近問其所以來曰吾家方有譜役請一言以弁
卷端噫尊祖敬宗叔族諱睦譜家義諦卽然顧世級
愈降虛偽日滋不覈其實粉飾外面以致真妄邪正
泯然一色家無信譜國無信史此事關係世道汗隆
風俗咸衰甚重幽有鬼誅明有人責而莫或省悟予
嘗病焉今延州氏則不然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寧爲
史之闕文不敢誣其先質疑大方博採宗議從臬祖
而改貫統分派而合譜此實追遠不忘本之義而亦

叔宗族厚風俗之道也由是以往則友睦之誼生而
親愛之情篤雖至百世之後庶見其承述無弊也顧
何辭以贅但有一說不墜先德子孫莫不有是心然
而徒知傳之以譜不知傳之以心者在在皆是也玄
氏先世若將軍公與尚書昆季之功存宗枋澤被生
民者尚乎無以議爲我朝以來判官公之舉義殉
賊希菴公之謝簪遯世冠峯不能窮之淵源正學白
菴彝菴之奮起樹立雖其隱顯殊途而所歸一致爲
玄氏者夙夜厥心思以諸賢之所以處家者處家需
世者需世則此不墜先德之第一義也惟玄氏勉旃

裁遂書此以歸之

贈朴寅王揆兼小序

物中為寶莫尚於金玉而金不由淘汰鍛鍊之工則無以為純粹之質玉不經雕琢磨礱之事則無以發溫潤之光人徒知金玉之為金玉而不知其純粹溫潤者緣何致之則其可乎人之生也稟赫然之天命五性具於內七情應於外虛靈真實如水未波如鑑不塵是在我之金玉也惟氣質之清濁粹駁有萬不齊外誘之聲利芬華雜然並進則是物也便掩遮剝蝕而失其本體之明惟格致以精之間辨以別之使

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道瞭然目前而加以克治存養之實則凡氣機人欲出而無所恣於外入而無所據於中不得以為吾之病而赫然本體庶乎其不遠復矣朴君揆秉字曰寅王蓋欲其琢之磨之益戒其精而為玉成之義也姑推行為說庸塞其懇華西先生詩曰不琢宜無玉請看綠竹詩者雖屬尋常而寓意則深幸勉矣哉

江華崔氏三綱錄序

人有是生五倫為重而重之中又有重焉父子君臣夫婦是也蓋父子兄弟天屬之親而父子尤重君臣

朋友人屬之親而君臣尤重夫婦者本以人屬爲親而所謂天屬者由是出焉故處乎天屬人屬之間而得與君臣父子等其重焉所謂三綱也言君也者臣之綱也父也者子之綱也夫也者婦之綱也父子之綱行於家君臣之綱行於國夫婦之綱行於閨壺之中惟此道理根於天命出於天性通於天下萬古然平常者人皆可行而艱險之極非常人所能行明白者人皆可知而紛綸之至非凡人所能知有所不行不知人之類滅矣昔我先王有憂於斯頒下三綱行實于國中使上自卿士大夫下至草野民庶咸知

尊親敬君之道而率由不倦又從而振德之綽楔金石在在相望教化風俗倂擬三古謂之周禮在魯者儘不誣矣時運平陂西胡荐食天顯民彞無地可講則仁人君子所隱憂浩歎欲以爲不扶之扶者捨言語文字何以哉此崔氏三綱錄所不得已者而寓衰世之意也攷其類則上下數百年爲忠臣者八孝子者十烈女者六言其事則斯文鍾元鍾和數十年工程也綜核詳悉可傳來世非只一門之三綱乃天下之三綱詎不猗歟苟全餘喘無足重輕而詢蕘盛意不敢終孤遂塵穢如右

安城金氏族譜序

余素疎譜學足迹不及四方曾者金君益炯遠自海西一再過從於寬閒寂寞之濱話間娓娓不出於風土便宜家計節度至若族派之詳宗黨之盛衰居位之多寡蓋未之及只見其功總之單弱未始不同病而相憐今而後知其淵源有自不可以中微不振而為差殊者也蓋在新羅真平王朝尚真德公主封安城君者曰再英為鼻祖歷高麗左僕射墩太僕尹有成平章事益興文忠府院君商鎮至我朝吏曹叅判命壽珪組蟬聯舊譜取錄止如斯外他事實無可

據是則世代久遠文獻斷續大同一體而非只安城氏為然也但使後之人知若爾衣冠之子子綿綿百世不替者一是本於祖先躬垂之艱而修身飭行自強不息則其振興衰廢大厥家聲又安知不自是譜中出乎若其修譜條例益炯先大人雙乎翁多所詳定云

魏王隱 錄說 七十九壽序

久視長存人之所欲存焉而槩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惟盡其在我之所當為而不以自外至者役其心靈而與之俱往則神之聽之可致之祥必至之慶終

或有不期然而然者故曰仁者必得其壽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聖賢豈欺人哉長興氏自其先代行積于家教及于鄉世保令德生多耆年以至玉隱翁則內外子姓碩大繁殖家無桂玉之艱庭有芝蘭之慶晚歲康寧養極志物六旬而七旬七旬而八旬童顏華髮視明聽聰望之若神仙中人者豈無所以而然哉蓋其素履坦蕩養深積厚有以為天佑人順之本者不可誣矣亦粵後進類繼述無怠蓄穫不休絕去岐徑宴安之習而有處善循理之樂則翁之令聞廣譽又將垂及無窮而可為為善者勸也傳所謂黃

流不注於尾金福澤不降於滄人者宜其然乎愚也請折楨櫨之枝蠡東海之波以祝翁無量之壽

息蔭堂遺集序

尊賢尚德出於天性宜若人皆可能乃利害禍福戰其中芬華聲利攻其外而全之者鮮是以李文成公有云其所有人曰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某所有人曰國士也則不一往而先焉此甚言其好德者之難得也故處士吳公玄錫奮興南服北學京師與農巖全文簡諸公為道義文始終周旋觀善輔益而為進德修業之田地本領者有非

餘人所可擬倫則其善不必由諸已好不啻自其口
之心不可誣矣至其自修之實則孝友睦姻內行洵
備詩禮文章令聞孔暢道刻鄉薦莫不推之以瑚璉
其姿廊廟材局而林壑五十年迢遙自適切不以得
喪榮悴累其心苟非所養之正所守之確有不可奪
也而能然乎惟其存於中者如此故其發於吟哦咏
歎之間者類精深而雅健溫厚而和平不失性情之
正至若存沒致哀亦皆委曲懇惻有足以感天衷而
篤人紀嗚呼此豈易然哉慨世道之日非念前修之
難作尚論其大略如此公字啓休四十五登司馬嘗

居羅州之道林堂扁以息蔭者農翁野錫云

陝川李氏派譜序

天下之道有經有緯天秩民綱萬古不易謂之經儀
文制度參互損益謂之緯蓋自吾一身溯而上之不
知其幾千百世引而下之又不知其幾千百世而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如一日矣由吾一心推而出
之四方八面許多物事包括不遺酬酢有餘則國而
史傳家而譜牒蓋亦經緯中一事固不可不講也李
氏出自新羅以麗朝江陽君開為中祖江陽即今之
陝川傳至十餘世有日文質公為官版圖判書忠孝

著節俎豆鄉祠即其分派之祖文質三子並登宰樞
孫而曾玄承襲不替實職散班十餘人式至于今雲
仍之散居嶺湖者又無慮以數百計雖其各安鄉土
無甚槩見類敦厚淳謹師友講習務先乎孝友敦睦
之政致慎於邪正人歎之分蔚然爲遠邇見聞之所
傳誦焉則蓋其芝種醴派固自迥別而積善餘慶尤
不可誣也爲其有修譜之役要余置一言於卷端噫
萬物本乎天人皆有所自出是其血禪氣貫各正性
命雖千萬歲之遠枝枝相代葉葉相承序次秩然闕
一不得亂一不得一自譜弊濫觴轉輾苟且指路人

爲父祖認街童爲兒孫者比比焉若此輩人其獲罪
於天地神人而去禽獸不遠又何足道哉李氏其免
矣乎爲書此以付其門少年赫基甫

濟州梁氏誌狀錄序

蒐輯先德欲其不朽子孫者常情至或馳騫於利害
聲利之場而墜失本心則乃以厥先祖多少成立其
不謂昔之人無聞知而免於不明不仁之科者幾希
此亦世道風化所關余於梁氏家德見立例之精用
力之勤未始不歛衽起敬也蓋其先始自三韓顯于
羅麗至我 中 明之世學圃先生若瀟灑處士以

已卯善類齋志不售爲士林所宗仰以至於孫而曾
玄曾玄而雲仍名義相承忠節也文學也孝烈也幽
誌顯刻俎豆旋表磊落相望有足以補益風教維持
民心而蔚然爲南土法家者儘非一朝一夕之故抑
創於前者有明於身心性情之德叙秩命討之顯而
不爲流俗外物所俯仰上下故承於後者類敦尚行
義種學績文固不待人之所貴而根深末茂實大聲
宏自有不可掩者然則是錄之行其將爲有家者承
先裕後之一副柯則而不可作尋常看也審矣遂書
此以識之非曰文也聊以塞在慶之請云爾

小隱遺稿序

壬寅夏余將遊南嶽過天嶺入寢即盧正鉉室案上
有小隱遺稿二冊正鉉奉而前曰此吾先君子咳唾
遺響顧丈人玄晏焉余曰嶺之南多儒門長德詞垣
鉅筆安用老醜爲固辭者屢矣旣而登南嶽絕頂歸
路避暑於雙磎之青鶴樓上正鉉又抱其遺稿而來
申其前請愈勤余不得已而應之曰嘗讀梅山文敬
公所撰家學十圖序矣迹公平生亦可謂家學圖中
人而忠孝其茶飯也詩文其餘事耳然就考其篇
大報壇聯句如其舊國之遺忠也南嶽唱酬如其當

日之真樂也公所與遊者若芝窩雙洲而鄭公梅門
高足也若月臯趙公蘆翁賢弟也於以可見其追逐
之盛也至若詩格之為唐為宋自有具眼者存非淺
陋之所可容喙云請書此以為之序

贈別李亨洛宅煥序

李君亨洛早年釋褐不汲汲於進取退而窮經十數
年朝廷始有諫議之命義不可息偃在牀一渡漢
江入謝 恩班亨洛豈果於忘世者耶然家貧親老
祿不足以代其耕世道日非舍所學而從我亦有所
不為滔天橫流非一葦可抗遂浩然南歸盡室入海

復修初服而文章學識膾炙士友間嘗不厭我老醜
于里投書寄逐臭之感累矣煦濡之情未嘗一日忘
于懷也歲壬寅夏余作南嶽之遊與之翱翔於頭流
頂上青鶴洞中者殆近一月盡得其為人蓋亦湖海
一世之豪也嗚呼使亨洛出而遇主于巷可以輔轂
弘猷笙鏞至治而既與世抹掇不得展其所蘊乃與
迂腐之士談討於竊山寂寞之濱其在世道不能無
憾而乃若吾之取守則無愧於吾之神明亨洛賢乎
哉夫子稱蘧伯玉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
懷之今世何世亨洛亦可謂卷而懷之者歟余以愚

直之性觸忌諱犯世患久矣今於下山之日竊欲自
附於卷懷之義願與亨洛勉焉

西溪講約序

西溪德溪吳先生俎豆之所而講約云者俎豆撤而
鄉人士就遺墟立約講學者也世道污隆卽此可見
而亦可見先生之風久尚未沫也余遊南嶽路由西
溪閔君致教爲余道其事且說先生子思湖公之贊
甚詳令人興感美翅過廬山而懷劉西澗父子也致
教講約中人也以講約一通示余願得一言而弁之
余見其規模條例無一不本於鹿洞之規藍田之約

嗚呼自今天地閉塞人獸交戰講學一事尤不可以
時日緩也諸君之欲立約而同歸者其意亦云戚矣
惟願諸君用孤軍遇敵舍死向前底家計不許一步
退舍然後庶免淪胥以敗而亦不愧爲德溪先生鄉
人也勉乎哉修約者凡若干人而閔用赫姜起八與
有力焉云

金海金氏派譜序

根深則末茂源遠則流長在物尚然况於人乎金海
氏於我東爲鉅族比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未知其孰
爲伯仲而碩大繁衍永世不替殆亦過之蓋自首露

以下十餘世至興武王以文武全材當新羅全盛之際得六五童蒙之吉計行言聽西并高句麗南平百濟社稷之功生民之澤自三韓以來莫之或先則受報酬功宜其廟享百世子孫千億而與天地相終始也肆上下千數百年名位相承炳載史乘士民交錯散居八域所以贊揚風教維持邦本而爲萬一之助者又非等閒家數耶可比列猗其盛矣哉就以著於譜者言之京居甲峰及大司諫清道之三賢靈巖之鶴城君派各居其一而臨陂則以郡守有聲爲分派之祖雖與世絕遠遜於簪纓類皆從事乎仁義忠孝

之實詩書藝文之上濟濟彬彬有足聽聞爲其譜牒之將入梓也丐余一言以相役竊惟天下之理一本而萬殊各祖其祖派以區別小德之川流也合以大同統之有宗大德之敦化也詳略雖殊其揆一致不可作差殊者惟其秉彛懿德之得於天根於心而爲孝友敦睦之用則誠不可一日而不講且明焉其亦修譜家法門勉矣哉主事者郡守十三世孫祚禮其名

醉啞實紀序

鳳城爲邑介在嶺湖之界山益明水益深宜其志士

所盤旋我 宣 仁間有醉啞高公少以詩鳴晚又
好學每舉吾夫子朝聞夕死之訓衛武公九十有五
作抑戒之詩而曰士君子蓋棺事定不容以老耄自
畫而緩朮道之志晨夜矻矻經傳做茶飯倫理為工
程一時士類莫不推以為長德至於觀化之際召諸
子使前曰今日吾當逝矣而祖父諱辰在前喪祭並
舉有難方便宜遷就一日以伸情禮又謂李君某故
人子也就幽之日若見乃父而問及其子安否則將
何辭以應之也即援筆書付人間父友吾猶逝山老
詩腸欲斷時十四字使之來訣山老即其子字也既

而設簣正衣冠恬然而終夫死生之際人所難焉而
若是其安閑整暇殆有如造物憑焉者亦異矣哉公
嘗抄輯通史中切緊處為剡史六卷又錄其侍側先
君時有及於彝倫上雅訓大槩為家警一編藏在巾
衍後孫琛采謀所以壽梓屬余置一言於其端噫剩
史尚矣至若家警之切於日用而為上述祖訓下貽
孫謨之一副儀式者政可急而不可緩也如顏氏家
訓呂氏童蒙訓諸作在當時只一人一家私相訓戒
之辭而朱先生取之叙列於塾教之編則天下後世
便珍之若琬琰守之如金石莫有違越是書也亦安

知不爲好古尚論者然酌折東尊之爲前言往行而傳之久遠也歟公諱元厚字泰和登上岸居鰲山下文尺里自號醉啞居士云

送尹公三桓植小序

余有遠方之友曰秋塘尹君公三居咸平紫陽山下北之青城南之湖右實采虛往蓋不止一二計矣要以一言爲相信之資噫躋行禮也贈言仁也吾何敢無已則請因君好禮之篤而猥備一說可乎蓋聞禮之本在敬而敬爲立身之宗上言禮之用在讓而讓爲成物之要道是以畫卦立象牖天下之質質者莫先

於庖犧而序履卦於小畜之下泰之上履者禮也所以示物畜而無禮則亂不可以致恭也天下之言治者莫尚於唐虞而君臣上下典謨洋洋不出一讓字在下講道垂教後世自孔子始而其所以教及門之士不過曰言執禮而行習禮而已告顏子以爲仁之方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問伯魚之所學亦惟曰不學禮無以立是道也語其體則出於天而具於心初無古今遠近之別語其用則行於君臣父子之間出入語默之際不可以頃刻廢却或之則得行之則至亦無禁止爭奪之患語其效則雖仁人端士加以以

橫逆則怒雖醜兵狂童接之以遜順則喜人心之向背已如此天地之培覆鬼神之禍福何獨不然近在跬步遠在萬里感應之妙捷於影響可不懼哉今玄黃翻覆人獸雜糅一部禮經無地可讀尚幸巖穴之間志士林立法言法服克守先王典型有以爲異日陽復基本者如君輩一隊雖欲讓焉而不可得矣則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吾將拭目而待之茲述平日所聞於先生長者者以告之願君加之意勿以我老耄而棄之也

延安宋氏族譜序

宋氏諸賢延安其一受封最久名位承襲與羅麗相終始至中即將諱由實從遊圃隱鄭先生我朝受命守罔僕之義不就徵辟 穆陵朝有諱大立號魯齋說司憲府持平與栗牛二先生相友善子廷琦壬辰之役與叔弟廷修有扈 駕之勞季翁靖難功臣諱廷光爲慶州李氏四留堂女婿其閥閱之盛有如 是者嗣後孝行旌閭者一文學升庠者二尤以見餘蔭之未艾也余於人家先德耳目不廣以其有海西知舊而知有延安氏以其家譜之將入梓也而得相弼學周二君於今日竊惟今之譜法卽古宗法之遺

也古焉而非宗法無以垂教收族今焉而非譜法無以自收其族可不慎歟且夫族之有譜其大關於倫理者四焉原原本本使人無忘其胄生一也講親修睦使吾族類別於路人二也名諱墳壙因以記錄使為子孫者各伸追遠之情三也凡此三者宋氏諸賢修譜之規畫之無容吾之贅一辭為祖宗名德因以稱述使後承有傳守式穀之地四也若可以稍儆外人之公誦者宋氏既以請於不佞者其以是歟

講修契帖序

契何為而設也為華西師門後事而設也師門後事

何如文集遺書之刊及先生舊宅之還退也曷為名講修取 賜祭文中髦士濟濟講明踐修之語也嗚呼先生沒殆四十年而其後事之可涕者非一先生講道七十餘年辛苦著書以嘉惠後學者乃天所以相斯文而今刊行者惟雅言一部僅及重省二老時全集之用活字印則雖賴後來諸友之出謀而為帙不多無以應讀者之求若華東史合編實繼綱目而作而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者也朱書劄疑輯補合衆家而為大成其所以發明朱聖之旨於是乎無遺憾矣此兩書皆先生事業之盛而大有功于斯文者也

至於先生舊宅世無凍水翁之高義以使他人居之亦足為士林之蒙恥而其為子孫門生之心當如何哉然則全集不可不重刊也華東合編朱劄輯補不可不並舉也舊宅不可不還退而以至先生墓道之刻皆不可一日緩者也抑又有一事慕其人之至者並慕其杖屨所及之地故雖非其鄉而亦從以俎豆之者甚多况茲楊根之蘄溪洪川之三浦實如程子之洛朱子之武夷顧不能以一間草堂祭先生耶是雖較緩於上數件而均之為不可闕者也是契之設豈得已哉但益鉉亦老矣固不勝有不早之恨而苟

任事諸君子能一心經紀則何患乎事之不成因是而復有一言於諸君子夫師門後事固莫急於刊遺書存舊宅而乃若其本則莫大乎紹述先生之道而已先生之道何也語人心則明理氣帥役之分語世道則嚴華夷人獸之判此乃堯舜以來四千年千聖相傳之心法而先生不由師承獨得之簡編之中者也其為學路逕入道次第詳在先生書中若名為修師門後事而徒規規於事為之末不反求其本焉則惡在其為講修者耶是其名契大義之所存故略叙于末云

居昌章氏族譜序

有宋之末中朝士大夫避地居東朔垂綿聯者於各家譜牒往往遇焉蓋天下無王聖賢道否則雖以夫子之威尚亦有浮海欲居之歎况神州陸沉四海腥羶而無安身立命之地則知幾君子宜亦有處之之道矣章氏本建州人其先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憲公得象始傳至數十世奕葉相承蔚然爲中國大家東來幾世有版圖判書宗行三司侍中娥林君斗民父子爲安文成禹易東二先生女婿而侍中子直提學永巡並三世禮葬則當此之時其家聲赫赫又

何如也以至遯窩公之罔僕自靖穉隱公之克承先志皆言足聽聞自是以來各位珪組雖不古若而自老川以至戊申義士凡四五公者皆有臨亂死綏之功判官主簿之殉節東湖父子之錄勲尤其表著者醴源芝種詐不信歟顧後承單寒今士著於安居兩邑者戶不滿數百且其家風儉約不事枝葉先世遺德只以口傳口以心傳心迄無作家一篇文字可徵信來後者甚欠事也主簿後孫雲漢十舍重趼謀及於余余起而言曰當時詞翰之英何限其人而必於老耄是求茲曷故焉竊念族之有譜關於倫理者其

大有四推源溯本無忘其所生一也講親修睦使吾族類別於路人二也名諱墳壠詳細載錄使爲子孫者各伸其誠三也凡此三者章氏諸賢修譜之規畫之無容贅焉祖宗名德因以稱述使後承有傳授式穀之地四也此若可以稍待外人之公誦者章氏所以命於不佞者不以是歟遂採錄其一二以備課忠責孝之義云爾

白川趙氏族譜序

不佞有遠方之友曰趙君鍾益好古尚志隱居海西之白川日使其門中士鍾協琬在來日吾趙自受封

以來計世三十有餘修譜不止一再而世傳家風淳質無外慕尚未有以知名作家弁於卷端者甚闕事也幸文人留之意也不佞素甚固陋氏姓之學尤昧如也竊念君子垂統後人可繼孔夫子以道學教詔天下萬世而溯其本則契之敷五教也孟子以百畝農衆勸齊梁之君而溯其本則稷之播百穀也大小微著雖有不同端緒所自不可誣也白川氏爲東方著姓而麗代本朝名賢鉅公磊落相望若忠武公之東征西伐樹功民國贊成事之再捷紅巾死節安州固已爲萬子孫之本自是碩大繁衍上下數百年

登文譜者五十餘虎榜致位者三忠臣三孝子六司
馬田榜者五世祖孫或以文章顯或以學行顯或以
節義或以事業名立當時聲垂後世者一是淵源於
福興君深仁厚德而至若重峯先生之忠孝道學南
溪樂靜兩先生之經術文行清陰金文正尤齋宋先
生所發揮引重殆無餘憾者又豈夫人所欲此之而
可得也哉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信矣乎是役
也都有司燉福興宗孫鍾和進士鴻增寔尸其事而
至於運謀發慮始終效力啓興爲最云

芝翁遺集序

誦其詩讀其書猶可尚論於百世之前况於賢子孫
善述志事風韻攸暨典型所接有足使人觀表而知
冷見青而識藍者乎余於嶺海之役得吾宗鈍齋翁
柁光州居室翁鬚眉疎晬皆氣味清古左右圖書家無
長物信知為隱淪不售之士也青眼款接花樹叙情
因示以其先大人芝翁公遺集顧余急於反省未暇
致詳而其詩禮淵源孝友家德曾有稔聞於文字之
外則又未始不徘徊企慕有執鞭之願而至今如一
日也公少業公車勉副親意而得失有命不可以力
則卒乃反之於務實爲已大而天人性命之奧小而

日用彞倫之常類皆知明信篤泛應曲盡與世相忘而世多就正之間與人不訖而人有講學之請者又非朝夕間襲而取之也孔子曰唯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公以孝友爲政於家如有用我舉而措之又不得宅訖而可得於此後之人有以攷焉而知公之重內輕外如此則其不能身致通顯始終坎壈未足爲公憾公於著述多莊辭確論而耻以浮華爲文故其詩文皆揣切人情敷揚事理而沉鬱之志懇至之言讀之有餘味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噫日月幾何余髮種種而鈍齋翁墓木已拱矣今柩是役不忍以昏

耄辭遂書之如右以付其胤宗煥甫公諱模淳字康仲居芝山之下自號芝山居士云

壬辰倡義會盟錄重刊序

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聖人之爲天下後世慮可謂至矣嗚呼壬辰之事尚復言哉前焉而用李文成養兵下萬之策則秀吉請好之計不敢售矣後焉而假趙文烈尺寸之權則宗社生民之厄又不如是其慘且酷也錄中諸賢之事功梗槩固不敢孰爲優劣而其至誠惻怛之心効力於安危存亡之際者則於二先生尤有光焉豈但以一時偶爾言哉高君石

鎮慷慨好古士也謂方有重刊之役屬余以一言弁
之噫古之人愛君如父憂國如家先事之慮臨難之
忠如彼其正大磊落無纖毫間然今之人視君父如
路人待仇敵如同室自安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之
禍者其視九十二義士之為能不頗厚而賴泚乎然
則是錄之行所以激風節厲廉隅者為不貲矣吁其
偉哉任錄中盟主麗谷高公德鵬於君為九世顯祖
云

藍田稿序

梅山洪文敬先生講授鷺湖門人從遊者衆而胤子

鰲谷公寔為之主當是時先生風節聲望既冠冕一
世而鰲谷公以孝友實行為其能子士之遊其門者
殆孟子所謂難為言者故藍田崔公淵源已卯奮興
南服學問階迳義理肯綮槩有以默然前定而吾斯
未信千里就正先生極加獎許樂與反覆而上下又
其坐春立雪而同飲於河者如肅齋趙公鼓山任公
仁山蘓公重菴金公皆一代斐然之名碩則其以親
師取友為修身之大本而無好高自用之實槩可想
矣暨哭山榘託迹泓淨放杖於崑盧俯瞰東海之波
舒嘯於方丈訪文昌先生舊蹟西之大同拜父師墓

東至龍門過處士之賢者手錄其所著天理人欲人心道心人物性同異說及閭塾講規等文字以為服膺之寶蘆沙竒公隣鄉長德也始終悅服於有感一詩露盡無餘此又人物山水之壯觀大略而至其惟道是尊惟善是師不滯一隅則又非能言之士所可彷彿其藩籬也惜乎遺文不時收拾所餘只詩文日記若干編大抵皆遊賞會遇率爾應副之作爾然其骨格開張風韻駿亮渾然宵襟之出至於師友存沒之際纏綿惻愴俯仰頓挫有足以感天東而敦人紀者非心存於道而擬形於文有能簡而實臻此者乎

嗣胤漢榮將付剗刷屬以弁卷噫不見其人見其子聽言觀行信知為法家矩範且在同根之地不容以不文辭公諱敬休字直夫嘗居海南之藍川自號藍田居士云

松下稿序

蓋自儒門多歧各師其師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不失性情之正者吁亦鮮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個人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然見善如已出好學如不及有以為斯文之羽翼吾黨之依賴者雖在所不知何人尚可執鞭而願從况聲氣之相孚而道義

風節言足聽聞者乎松下安君文成故家蘆門私淑而亦其脚下羣彥之視以為畏友者其工也近思小學其行也孝友睦姻其志也寧學古人而未至不欲以令人自居使天假以年充闡志業則其所以扶持世教開發後蒙有不可量矣而顧乃與伯豐正思輩人同歸柀苗而不秀者是何豐於前而畜於後也念昔庚寅之歲君不余鄙夷古道先施獎借拂拭殆不堪當而自幸棠榆老境偶託蓬麻之列徃復上下未始不為歲寒一遇而少微一沉大暮不晨居已為六七年光陰嗟乎世之人有財賄充牣黃閭比筭而居

者亦有重金疊組朱丹其轂而馳者身死之日名隨滅而無稱焉者滔滔皆是視君之生在已盡樂道之樂在人盡好賢之實而名足以垂後者其高下得失何如也撫古傷今合有一言記述而顧語拙未足以發其志意又日新松沙僉君子大筆揄揚自可百世設或強作諒無居諸公辭意之外者因循不敢今於嗣胤之懇自有所感者存為書此而歸之君諱國禎字舜見居綾州七松自號松下居士云

寧海朴氏派譜序

天生烝民各有其類氏以類聚族以惇叙不可亂也

故周官小司之職有奠世系辨昭穆之法司馬之屬
掌公族睦友之政是致化行俗美人各親其親長其
長而固無待於譜也降自叔季教弛俗頽世之寢遠
則或不知吾身之爲某祖出也族之愈疎則便不識
某人之爲某派分也然而無譜則滔滔一世盡歸昧
昧得於天而根於心者楷喪太盡尚何望博叙之盡
其道也老泉蘓氏伊川程子有見於此或曰孝悌之
心油然而生或曰明譜系叔世族管攝天下人心者
良有以哉我東氏姓植根固而蔭源長碩大繁衍莫
如朴氏而就中寧海氏尤有別焉蓋其先世忠烈公

當夷陋未革之際委身命於豺虎犬羊之中而判大
義於談笑從容之間者如彼其磊落光明夫人金氏
之哭望東溟節死鷓嶺又如彼其無所爲而爲則實
以基東方節義之倡而樹人紀於無窮者不可誣矣
傳至 莊 光之際又有如遯叟逋臣濯纓雲窩六
七公者與金東峰曹靜齋攜手并肩偕然遠引於千
山萬水之中而沒身無悔者殆求之往牒而鮮見其
儔則桂林無別枝玉山多層峯者又實境語也噫宅
人之譜譜其族而已名義相將寧海氏之所獨也詎
不偉歟濯纓后孫憲植以其派譜之將入梓也丐余

一言以相役竊唯譜中規例自有一門公議無容架
疊至若各義二字之有關世教則無傷乎重言復言
而寓秉彜之同情遂書此以歸之

南平文氏派譜序

南平氏東方鉅族而麗季三憂堂忠宣公與圃牧諸
賢同講性理之書以繼絕學斥佛教為已任功在宗
衍澤被生靈是致錫類繁行布列嶺湖者不可數計
今沃溝一派出自忠宣第四子密且副使距今數百
年珪組少遜而文行相承蔚然為南服望族者久矣
後孫錫麟踵門論於不佞曰族之有譜古也以祖先

視之固無親疎遠近之別聖人制服四世而總五世
而袒免過此以往謂之同姓自不無久近詳略之差
等則因其分派之祖各成一家之譜庶幾寡過而揆
以大同之義則殆惄然不敢寧也將如之何曰無傷
也在易同人之象云類族辨物而朱先生以審異而
致同釋之其義可知也夫天下之物小異而大同如
一生而兩生四生八而各自不同以至百千萬億
面貌各殊性情不類是所謂異也形形各具一理物
物同出一理是所謂同也君子審其異而義以裁之
使天下萬品各得其所而不相亂焉致其同而仁以

敦之使天下億兆之心統會于一而不相離焉故全體分而為小德萬殊合而為一本焉有不謹小德而致大德者乎又焉有不察萬殊而美一本者乎是則文氏今日之役可謂知先務而達於仁義之道矣引而伸之於日用彝倫詩禮工程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矻矻孳孳夙夜靡懈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無往非仁義之流行而不止為一時閒漫說話也請以是為序

宋氏三孝實紀序

嗚呼此故孝子宋公竹溪柏齋松亭三昆季實紀也

三公生於 萬曆 天啓間隱德於湖南金溝縣敦本篤行以至孝聞諸鄉邦鄉士久而誦慕 憲廟癸卯設六松祠俎豆之並享三公 先王朝又褒揚之或蒙 馳贈或旌門閭其實行表出殆盡當世名家靡有憾矣今伯公後孫東燦篤於闡先將謀合錄付剞劂傳後踵病門請一言余雖隣鬼關不可抽管於是役何忍牢拒夫孝為行源實踐於此百行可推而名實文質相副者鮮一門兼全尤往牒罕見故晦翁以二連居喪揭示後學况三公并美難兄難弟實浮質勝遺風永久何其盛也是卷之行庶可警起衰俗

矣身可已乎伯諱廷者仲諱廷者季諱廷模礪山望族麗朝礪良君松禮其遠祖云

彌陽稿序

東國重科舉上自輦轂下洎閭巷門戶之計父兄之望專靠於此頭出頭沒往而不返者十居八九彌陽權公以石陵世家蚤有四方之志精緻博士業中外之士莫之或先一朝見士習解弛風色可怕則乃卷而懷之續遂初之賦賡衡泌之章飯蔬飲水樂而忘憂又以爲天下萬事一是以修身爲本而居是邦也師友其大夫士之賢且仁者亦不可已之急務也乃

北學京師贊見梅山洪文敬先生西至內浦訪肅齋趙公講質經禮亟蒙印可書疏往復獎酬甚摯則其志尚遠大因不失親可以觀矣嘗謂仁者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全德包舍周徧無所不該故孔門問答單以仁而說自具後人不察無隨事制宜之方則或慮其流於徒善之科也故至孟子兼言義惟義可以爲仁非仁之外別有義云者則又可謂一言之幾乎道矣嗣子晚熙懼其遺微之或泯然無傳也蒐輯遺漏爲若干卷屬余弁卷竊念文字之陋不足以信公於後世然後之人卽其吟哦上下之間而反覆諷詠則

公之泊然外慕隨遇自足之實可得於言意之表而無待於外人贅疣之論也公諱秉珪字國寶居宜春彌山之南自號彌陽居士云

耽津安氏族譜序

湖之井邑舊有耽津氏居焉家世淳謹士而士農而農各作分命無向外走作之病有安土循理之風噫豈無取本而然哉蓋在麗朝鰲城君討平紅巾賊厥有勞績紀于太常傳至中世文靖公際遇 英陵貴飾文治平村之行義嘯臯之風節儘無愧為一世偉人而至若勿齋公則從事儒門乃心王室龍蛇之役

結義同志使天日之繪竹素之記賴不墜地而申之以中興六策者又不可與尋常樹立同日語也顧賢澤寢邈屈伸相因而屈者伸之基也苟能講一本之義敦百世之好合敬同愛恩周而道洽舉以孝友而繩先矩謙約而貽後穀勿替引之則安氏之赫然重光安知不權輿於今茲乎是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也裔孫東述守恒以有修譜之役來屬弁卷之文余老病垂盡不能為文略誦其先德以勉之又為之言曰凡有生者皆一人之身所由分而以嗣以續愈徃愈繁若不可以統括實一本一源之枝流斯為

民吾同胞况同祖而共宗者乎末俗渝薄殆不知正倫篤恩之爲何事疾痛疴痒了不相關甚則相傾相軋胥虐胥戕一膜之外便成胡越孝悌之心何自而生乎傳曰孝悌者爲仁之本苟能實心求仁馴致敦叙九族是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亦唯曰誠誠又爲仁之本也安氏其勉矣哉

咸安趙氏族譜序

人有恒言正倫理篤恩義何謂倫理本於天命之叙秩而無古今物我之別何謂恩義出於人心之愛敬而非高遠難行之事苟能講明體察引而伸之擴而

充之使天下之人各盡其孝悌同歸忠厚之俗則雖不譜可也然積世既久則昭穆也自有遠近嗣續也不無出入而與夫生卒之先後墓地之坐向不書則無徵無徵則不信譜又烏可已也觀於咸安趙氏之新刊譜牒而知其積累之深非一日也蓋其始祖高麗大將軍元尹諱鼎以下幾代則遼乎邈矣至若察訪公諱順孫早登仕籍不汲汲乎榮名晚營菟裘於西河之南混漁樵而忘塵機樂山水而尚志事優遊偃仰以終其身自是子姓蕃衍碩大內外數十里棗梓連陰丘壠相望而仕宦至府使者一縣監者二烈

女二其餘潛德懿行世不絕書真可謂滾滾長源鬱鬱洪柯者矣何其感也詎無所本而能若是歟今於弁卷之來請也既不以文拙辭略叙其世德之源流而抑又有一說焉倫理也恩義也雖是日用茶飯物事苟不講學而明之則昧然無以知性命之本原而習俗之陋邪說之滯反足以汨吾心眩吾耳無所依據標則之方矣是故工不信目而必準其尺射不信巧而必的其革夫聖賢者人倫之準的也然徒和其為準的而又不肯遜志讀書循其階級而入焉則難以考成法達事理而闇然墻面即其至近之地而一

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豈非可哀也哉斯言雖若不切於修譜家而亦可為承先垂後之一條本領矣若其譜役之派各分修固無害於簡精之義而規例之疎密詳畧自有門議之叅酌茲不疊床云

鶴谷集序

記曰八里必式聖人雖言十室之必有忠信而反以好學為難如有忠信之實而又能有志於學則入其里亦將不止於式之而已而至道之難聞亦非聖人之所病也如此者朮諸往牒政難多得况時值板蕩天顯民彝無地可講者乎余於陽城李氏竊有所起

敬而亦歎感際之今不可及也蓋我 肅 英之際
朝無倖位野多鴻碩而道義文行之風彬彬焉於斯
時也鶴谷李公奮起嶺北從事爲已存於內者本仁
義而敦孝悌徵於外者又足以化鄉里而聞郡國劬
經投徒若將終身舉而措之上可以輔養君德下可
以裨補風化而惜其道與時違下焉不尊多少履歷
不過棲棲百里之間忽忽督郵之任而未克展布其
萬一唯幸士林間好德之心久而不衰推而爲祭社
之鄉先生而沒世不忘則百世之下其將有聞風興
起者矣夫人有忠孝力行之實則以道爲不足知而

未嘗致意於學問今公甘白之美足以受和采之施
而又與並時同志切磨探討於俗學之外知有用心
處其所造淺深雖非後人所可知而乃若志尚之好
古出處之不苟亦非後人之所可企及茲豈但平日
積累之所致亦可見當時之治化也有遺集若干篇
藏于家今其後孫愷與鄉縣章甫謀入梓以壽其傳
予里踏跣請以弁卷余踈於文字且兼老耄萬非其
任而痛世教之晦塞慨前脩之益遠忘拙杜撰庸庸
尚論之義公諱格字士正蚤捷巍科歷高山文川司
憲府掌令至判決事云

忘機堂實紀序

夫論人於數百載之前徵之以斷爛文獻者必溯淵源而論其世然後庶可得矣忘機堂曹公以靜齋忠貞公為祖晦齋李先生及冲齋權忠定公為道義交反覆講確一變再變以就聖賢之軌範其講辨論說可為後世學者之寶燭而原稿不傳無所取考尚論君子所慨然者也后孫秉夏收拾遺蹟為實紀一寫將梓行于世噫此可謂善繼善述矣若其學問事行之斷案槩在此篇中覽者自當知味於一變茲不疊床公諱漢輔嘗登上庠終隱德於東都之虎溪後南

服士林追配滄洲書院尊為鄉先生云

華菴稿序

論人於消長之際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不待言語文字而其人之所存所養斯較然矣湖之綾城故有華菴李公以仁義忠孝之本領兼牢騷慷慨之氣節持論不苟臨事果斷為士流所推重時則明陵禮步斯文之是非未定英廟改紀朝著間忠逆尚混而諸先正之被誣極矣公以眇然韋布倡率同志陳疏辨論叫闕至四五度不得徹終被十年停舉退修士業之嚴謹則抱經入山廣衡泌之章誦風泉之

什飯蔬飲水若將終身而所與士友往復酬唱者皆一時之善類是其好惡之正向背之嚴雖謂之有功風教可也嗟乎世之人或有食前方丈堂高數仞而居者或有重金疊組朱丹其轂而馳者身死之日名隨沒而無補者滔滔皆是規公之生不以利害禍福嬰其育中而名足以垂後其輕重高下果何如也李君秉燮十年舊要也相信者存今於是役不容固辭因書之如右公諱崙齊字葵伯居華岳山下自號華菴居士云

江翁集序

溯古洎今志士仁人蘊經濟之術而沒身堪巖齋志未伸者遑遑有之江翁李公蚤悅聖賢之學從宋剛齋鄭慎窩兩公遊與聞緒餘學邃行敦遺韻餘馥至今藹蔚於湖海之間爲士流誦法無乃出類拔萃不恒有於世者耶宜其高躅雲衢鋪叙蘊抱而乃放於窮山野水之濱沉屈幽厄以終其身惜哉觀諸長德所稱述剛齋曰吾黨英傑任鼓山曰君子德量洪洲泉曰非俗儒可比者足以徵公矣累登薦剡見阻選籍身後竟達九重褒以美爵因旌其孝立齋宋文獻公銘其墓揄揚亦備矣肖孫德夏裒輯公詩若文

淨繕為四弓附以公胤小江稿將廣布壽傳踵愚請
弁之竊惟公於文章特餘事耳本之經術閑之禮防
雖月露花柳之境未嘗規規乎聲病之間惟好善劬
學安分順命之所感發者出於襟期之自然而華陽
題詠之什 皇廟撤享時敬述之文與鼓山之書罔
非腔血之所瀉可備風泉之亂者也至若陳五條之
疏對三政之策可窺其所抱之萬一而終世不遇不
得一試者蓋亦有關於世道污隆而然歟愚生也後
未得拜床惟與公而胤聲氣相求期託歲寒之契衆
海賀遷亦已千古今茲玄晏之役不忍以瘖病辭後

之誦讀而尚論者必不以愚昏耄而廢言也遂書以
歸之

金溝溫氏族譜序

不佞晚僑湖西之定山金溝溫生聖斗亦寓連墻與
同風塵苦樂一日以其門中丁酉所刊譜示不佞曰
吾溫最為東方單寒之族別無文獻之可徵族人琦
錫璜澤慨然于茲始修此譜而草創亡失之餘規例
或有未瑩字姓或有未収今將重修願丈人一言以
惠之按叔虞之後封於溫是為得姓源因而新羅時
有曰君解為武烈王辨紀信之忠追贈阿殽麗季有

諱信官至右部侍郎嘗與李石灘存吾鄭圓齋樞同
疏極諫斥腴美政得罪廢為庶人于巨野後孫世居
焉即今金溝縣南廢縣也遂沉滯不振至 英廟戊
申有曰升民敵愾討賊叅揚武原從勲 贈教官旋
忠聞而諸派後昆漸繁此其積屈將伸之理也歟河
南夫子曰管攝天下人心須是明譜系橫渠張子曰
宗法若立則人各知來處老泉蘇氏曰觀於吾譜者
孝悌之心油然而生此固譜法之所以為重而矧今
萬古初有之變無君無父為禽為獸將陷於地盡處
則保有彛性者可不思所以救援其萬一乎是譜之

重修於此日亦非偶然也苟能因此溫繹緒業繼述
諸公志事忠君孝親並行不廢而尊聖敬長推極無
弊則溫氏之大伸亦將基本於此矣盍相勉旃

洪原經學齋青衿錄序

士君子文會講習豈但曰嘲傲山水繪畫風花而已
哉蓋將先立其大者而不見奪於小節耳曾君東煥
奮起北土有志古道從師柳首齋於潭溪之上暨哭
山樑傲仰無地則乃與同志若金翰圭李鍾苾數三
入者嚴其條約齋而曰經學重其事也屬余序之者
有年而遠友之託不可以無文而終辭也蓋工不信

目而必準其尺射不信巧而必的其革聖賢者學者之準的也然不肯遜志讀書不見階級而入則無以攷成法識事理而於聖賢之道闇然牆面無端倪之可尋矣是猶不由戶而求入其室也身乎可哉然則聖人之爲道也曷從而求之曰求之於經經者聖人之道之所載也易以明陰陽書以紀政事詩以理性情春秋以示王法禮以謹節文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法皆於是乎載焉所謂道也窮經以求夫道味道而會諸心心與道一融液而無間則自得之妙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本之於一心一身之內而驗之

於日用彛倫之間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幾得有一班之窺焉亦可以不負省齋汲引勸獎之意而陳了翁我亦可學之言爲不我欺矣自茲以往惟有牢著脊梁拚死直前不以窮達毀譽一動其心焉則能卓然自伸於萬物之上而彼夷狄禽獸之禍不足憂矣遂書此付朴鼎周以諭于齋中僉君子

耆老會帖序

延城近有耆老會蓋慕香山洛社之微蹟而成者也時雖古今有殊其涵泳 聖澤娛樂太平而忘形於物表則同歸矣顧長天下之物可以爲慾者無窮而

人之所以不可以慾得者壽也斯知其享其壽者有
其德而養之之道當存心謹節盡其所受於天不以
殒壽貳焉則命之立矣避迨而壽至壽至而不自壽
而人之壽之者壽其德可德矣豈非達命之情者乎
若以厚生忘生之爲則忘之之甚至於醬酒常忘者
有之是戕壽者也厚之之甚至於導引是務者有之
是竊壽者也雖有幸得而苟免天之所厭久矣非吾
所謂壽也今此諸公幸其生并世居同鄉而齒齡甚
邵物議洽隆則足見壽之得於德而乃惜衆榆之暮
爲此一時之嘉會者抑非爲香洛後盛事耶余居遐

峽問聞未及雖未能參於優遊之席讀其文誦其詩
政仰其當日風流之弘長矣及其詩文入印之日後
承相議猥託弁卷之文余何以老癯辭畧以數語恭
酬後承諸賢之勤意來請者李君殷相余之晚友也

勉菴先生文集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目錄

記

遊漢學山記

誠軒記

指掌函記

彥陽金氏御筆閣重建記

鵝山影堂記

三希堂記

畏省堂記

魯谷影堂記

勉菴先生文集

卷二十

目錄

一

卷二十

九峯精舍記

松圃堂記

耽津崔氏二忠旌閭記

白巖書室記

金孝子旌閭記

農窩記

松石亭記

留還堂記

寒碧堂重修記

永思亭記

止堂記

悠然亭記

烈婦李氏旌閭記

卷二十

目錄

二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記

遊漢挈山記

上之十年癸酉冬余得罪朝廷貶于耽羅日與島人語及山水余曰漢挈名勝聞於天下而考諸邑誌聽於人言觀者甚鮮豈不能歎抑不為歎曰茲山蟠根四百里高距天才尺五月雪尚不消最上白鹿潭乃羣仙降遊之地雖當晴晝白雲恒坌集世所稱瀛洲而備數於三山之一者也豈常調凡人所可容易遊覽也余聞之不覺瞿然乙亥春適以特恩出棘遂

定尋真計約士人李琦男前進指路冠者十餘下隸五六踵焉時三月二十七日甲子也出自南門行十里許途傍有一溪漢挈北麓之水於此會注而入海遂立馬岸上緣崖下數十步兩邊蒼壁削立嘗中有石橫跨作門形長廣容數十人高可二丈夾刻訪仙門及登瀛丘六字亦有前人題品卽十景之一門內外上下清沙白石磨礮潤澤眩人眼目水團躑躅列植左右方蔕蕾丰茸亦甚竒絕盤桓少頃殊無歸志因復登岸向東行十里里名竹城人戶頗櫛比植竹以環之討一寬舍止泊日已暮矣天黑風靜慮有雨

勢轉輾經宵昧爽而起使從者覘之歷報一如初昏時而反甚焉且言宜且還留俟後日者殆十之七八乃強飲一盞紅潮吸一呷羹遂違衆策馬而前石逕頗險窄至五里許有大阜名曰中山蓋官行登陟時卸馬替轎之地忽然陰雲鮮駁日光漏射海色山容次第呈露因歸馬于二成輕服絃鞋扶杖進步主人尹奎煥脚疲告退其餘並魚貫隨後一線微逕因樵虞人來徃稍有形止而高峻狹隘去益艱危逶迤行二十里靄霧收盡軒豁清明象中當初立異者稱曰吉余曰此山之中途敗興未必不由此等人間之盍

從容慎諸少進有澗瀉出巖底委曲而下暫坐盤陀
石辭渴由澗而西過石燈數級又轉而南古木蒼藤
亂林叢藪參天蔽途殆靡適從如是行十里許偶見
細蘆成林佳氣襲人且曠然可望向西里許有臺壁
成臺榭牙突兀可數千丈謂是三韓時烽燧遺址而
無可據亦慮日力不足未得往見又進數步得細澗
自上流注成痕者循之而上水雪崢嶸鳩乘雜木上
偃旁綴倪首俯伏而行不自知身之危地之高凡六
七里始見上峯土石相雜不平不陂圓滿豐厚近在
額上草木不生惟青苔蔓香被在石面可坐臥高明

廣潤直可以崩日月而駕風雨也依然有遺世出塵
之意俄爾黑霧一抹疾馳晦冥自西而東匝繞山面
心竊怪以為既至此不見真面政所謂九仞虧於一
簣得不爲島人所笑乎信心行數百步當北邊凹缺
處俯瞰上降至此忽然中坳海下成坎卽所謂白鹿
潭也周可里餘止面淡淡半水半冰水旱無盈縮淺
處可揭深處可厲清明潔淨不涉一毫塵埃氣隱若
有仙人種子四圍山角高低等均直天府城郭懸壁
而下循潭而南頽坐少憇一行並漸盡無餘力向西
最高者是爲絕頂乃寸進脅息而登從者才三人平

鋪寬曠不甚眩視上逼象緯下俯人境左顧扶桑右
接西洋南指蘓杭北控內陸點點島嶼大如雲片小
如鷄卵驚恠萬狀觀於海者難爲水登泰山小天下
聖賢力量可以想像而亦使蕪子當日有先於此則
所謂憑虛御風羽化登仙之句其肯施之赤壁而止
哉因誦晦翁詩朗吟飛下祝融峰之句還至潭邊從
者已炊米虔誠因賦飯行水水味清甘余顧謂衆曰
此非金漿玉液耶向北里餘謂有穴望峯及前人刻
名而日仄未暇自山腰橫步而東踰石壁攀崖蟻附
下五里由山南轉向西趾霧中乍見圍潭石壁竹破

瓜削勢摩九霄奇奇怪怪形形色色盡是釋迦如來
著袈裟長衫形行二十里日已黃昏余曰聞此距人
家甚遠夜亦不寒與其顛倒疲困於途中曷若暫次
露宿使明日事爲易易也衆曰可遂倚巖架樹爇火
以溫之一場假眠天已曙矣飯後緩步而前宿露未
晞衣襟盡濕行未幾又迷失途左右縱橫其困不啻
若九羊腸十瞿塘矣而趨下之勢比諸昨日有同平
地行十里許至瀛室高頂深壑頭恠石森列雄威
亦捻是佛形其數不但以百千計焉即名千佛巖亦
所謂五百將軍也較之山南尤爲奇壯山底有一川

流出注海第傍旂道塗殊淺露班荆少憇遂行二
十里出西洞口營卒牽馬來待入人家炊飯療飢薄
暮還城蓋茲山根在白頭南走四千里爲靈巖月出
山又南走爲海南達摩山達摩渡海五百里爲楸子
島又五百里西起于大靜東止于旌義中聳爲絕頂
東西二百里南北百里強或曰山至高可挹天漢故
謂之漢挈又曰山性貪年穀凶豐視官長清濁分矣
而凡異船之來泊者無不敗還故亦曰耽山又曰山
之形局東馬南佛西穀北人是皆無稽之論惟以形
局之說彷彿想像則其屈伸高低勢若奔馳似在馬

危巖層壁木林列拱揖同乎佛平舖廣遠散漫離披類
于穀拱抱向北妍美秀麗疑在東佛萃
于南穀宜于西人傑多於北而向國之誠殊別焉夫
以彈丸孤島砥柱大海在邦爲三千里水口捍門外
寇不敢伺而山珍海錯可合御供者多由是出焉公
卿大夫匹庶日用所需境內六七萬戶耕鑿資業亦
於此取足其利澤功利之及於民國者又豈可與智
異金剛只資人觀玩者同日語也惟茲山僻在海中
清高多寒決非志完氣盛而骨強者不可登矣而其
遇在者亦不過數百年內爲官長者若干人而止

耳其在前賢巨筆終不得一經發揮故世之好事者
只以神山荒唐虛無之說亂之而不及其他焉豈山
之所性也哉聊書此以告夫欲往遊而未能者旃蒙
犬淵獻仲夏日崔益鉉贊謙記

誠軒記

金友晉汝隱居蘆嶺之南博學多聞性好古不與時
俯仰曾以乙亥歲訪余于青城之北又明年至南海
之濱時則朝論倒置謂賊可和者安富顯榮順且無
事謂賊可攻者孤立無朋有同蕭葦障江河絲髮引
千斤而余之命殆朝夕耳其於斯也晉汝忘一身之

困苦排衆人之譏笑歷高山層渤百般艱危而致問
於瘴癘叢中形影相吊之人者其迂愚疎曠誠甚於
我萬萬而至若高風逸韻動人觀瞻有光賤分則雖
欲求之不可得也於是信宿款曲一無及嗟勞語眷
眷言固窮處患自強善後之道又其實得於已聞之
先輩長者而切於反躬爲己之寶者則源源滾滾使
人聽之不厭旣而曰人欺其心則事皆無實從惡易
而向善難是以曾傳及先儒氏言誠身之道未始不
以毋自欺謹其獨爲自修之本且吾師蘆沙先生嘗
以欺其心則欺天命之語惓惓爲我將欲以誠字揭

於所居之室朝夕寓目而從事焉願有以記其意也
余作而曰若子可謂切問近思而信其師說者矣子
之警於僕則已厚矣而顧僕之見則無以進於子又
將何辭以副其勤然竊聞之誠之義廣矣大矣而語
其體則至實而無偽語其用則至健而不息凡天地
造化四時流行以及草木禽獸之微所以往來消長
屈伸反覆有萬不一而其為道則不過曰誠而已其
在人也五性具於內七情感於動叙而為五典散之
為萬事亦皆真實冲漠無物不有而無時不然古之
聖賢所以自為而為人者只欲誠實此數者而已曷

嘗別有取謂誠者哉但其氣之稟也有清濁昏明之
或異而欲之蔽也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於是而有真
妄誠偽聖愚賢不肖之分焉氣之清明而全其所性
則是聖人之誠而動以天者也氣不十分清明則未
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治之則是賢人之誠而
動以人者也稟其昏濁而又蔽痼於物欲則是象人
下愚而誠之體息矣誠之體息則其所以滅天理而
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苟能謹之不覩不聞之際
察之念慮云為之際知其善而當為則好之如好好
色而培壅長養不使有一息之間斷知其惡而當去

則惡之如惡惡臭而消磨刻克不留根柢以至言言而誠事事而誠無一毫自私自欺之實則其於誠之道近之矣而若又不有講學明善之功能使天下之理巨細精粗瞭然心目之間如燭照數計而無毫髮之差則其或認氣爲理指物爲道浸入於老莊釋佛之虛無空寂而不自覺焉其所謂誠者自不免虛偽詐妄而反以欺其心矣此君子之學致知誠意交相資益而不可偏者也今子有見於此而以誠名其室又得賢師益友講明而左右之則其於進修之方亦可謂得其要矣尚美以余言爲戒自今以往必將因

其所得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其存而靜也將無一念之不實而無一理之不備也感而通也無意之不出於誠而無事之不得於理也因具論其本末而書以贖之且以自警云

指掌岫記

走寓黑山之翌年暮春同二三子南躡仙遊之嶺俯瞰蓬海之波歸至呀然而谷者其名曰淺村村之西麓有海神祠祠之下見數丈立石上蔭樹木下臨路左幽邃平廣可藏風雨遂彷徨躡躅喟然太息曰是地距王城數千里介在炎天漲洋之中若不足有無

輕重於職方版圖之列而問其人則盡是壬丙間流
寓之舊族考其俗則儉素薄約無侈靡態建塾設教
民多俊秀其外山水漁稼之樂墳典圖史之蓄既有
以自適其志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何其盛也顧今數
百年內 國家柔遠之意不為不廣斯民蒙化之日
不為不深一時騷士聞人之遊於此邦者不為不多
而絕未有至行懿文故韻新蹟耀人耳目而可備為
古事者又何其寂寥也然嘗聞之我東自殷師以來
已變夷俗而逮至本 朝則 太祖大王與 大明
高皇帝同時並立長發其祥名臣碩輔贊揚至化治

謨文物浸淫乎唐虞洛建之盛內之都鄙鄉遂外及
州郡鎮堡莫不設官分職以教以治而其所以為教
者則不過叙之以五典而因之以五性蓋人有是身
則必有是五者之倫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有是心則
必具是五者之性而不可以一刻息也是以先王之
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又慮其由而
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又為之頒下 綸音廣其
條教至使海隅蒼生亦得以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
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
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是以士聞大道民蒙至澤其

遺風餘韻可謂無遠之不暨無微之不化矣降及近世風移俗頽凡教之而教於人者只知計較爭奪於事爲利害之末而不思反求乎倫常本然之善則天地閉塞而賢人隱三綱淪而九法廢於是乎老佛西教徧滿域中淵源舊闕衣裳華族莫不慕其俗而親其類誦其言衣其服而覲然無愧恥之心者滔滔也今此土之人身著本國之織頭戴大明之冠書非孔孟則不讀言不忠信則擯斥而不數之而先王作人之風益可驗矣以此較彼其優劣得失爲如何哉是固可尚而不可泯也乃與朗州友人金衡培塾師

金成鏞課徒鄭錫中相其石面便宜取朱先生爲我重指掌句揭名以指掌又述先師平日遺意以箕封江山 洪武日月八字并于其上並大書而深刻焉嗚呼土人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初無古今遠近之殊有能因此尋繹反求自新不以居地善惡世俗低仰動其心焉則黑山雖陋亦安知不爲異日陽復之基本也哉相役者同遷人董青同也戊寅四月日崔益鉉書

彥陽金氏 御筆閣重建記

平山府南四十里花村之地古有亭堂揭扁以二樂

與安分者故吏曹參議彥陽金公菴裘之所而我
昭敬大王御筆也蓋公以世族顯闕蚤登科第歷敷
清要而至天官下大夫之列則尚德論世峻望攸屬
由此陞遷為公為卿亦次第事遂勇拔宦海肥遯荒
野養靜守志不事干謁迢遙自適於水聲山色之中
而無慕其外與世之憂患得失進不知退者不可同
條而共評也審矣所以 聖意隆重終始眷戀於翰
墨之間而希夷和靖之勅異世同符者夫豈偶然而
已哉但其當日入而事君出而臨民與夫休退之際
嘉謨良政懿德善行所以表準模範於當時來後者

應多可述而史氏多闕文亭閣遺址鞠為茂草而遺
板之移動遷轉任其廢置者亦百有年所矣後孫壽
王甫為是之懼謀於宗黨鳩財募工建一閣于舊基
五里許葛峴之坊揭奉二板訖走余數百里為言其
事以識之余辭謝而不獲焉則竊念 宣陵之世羣
賢彙征治教休明在朝在野類多吉士儉夫匪人莫
敢望焉而公之受知 睿鑑如是特異則其君臣之
間風雲相感契會昭融槩可彷彿想像矣且夫吾子
貧窮單弱苟活不暇乃不為其所動切切然惟此事
是急不啻若飢渴利害之逼於身者可謂知先務之

孝子慈孫矣亦可謂先王之舊民而不失帝畀之衷者也噫彼其之背馳名教毀裂先王之衣冠破壞國家之典章弁髦父祖之志藝甘與鬼魅各種文譬屈膝不以為恥而自謂得志者抑獨何心也哉願子毋謂吾事已了益求其進於此者在家而勤孝悌禮讓之風餘力從事於書冊文字之間而勉勉不已則尤豈不盡美而盡善乎遂書其說以歸之

鵝山影堂記

蔚珍縣北幾里而里名曰鵝山者故三陟府使崔公諱漢佑菟裘之地而傳至子孫生老歌哭駸駸然十

餘世矣今上甲申宗人國鎮山五甫考證爛簡立石府使公墓道撰述事行爲久遠計一鄉章甫咸歌詠以美之越四年戊子又建一間茅屋于居筭之左使其胤學永北走八百里摹奉我始祖孤雲先生影本將以十月上旬之日妥安式虔用歲一禮祭之蓋漢北影堂初建百有餘年遭戊辰毀撤之厄後二十一年傳神副本又以風馬雲車遠涉海隅享雲仍之私奉其事甚奇矣夫人之常情以近京爲要津遠鄉爲僻地而世有相違則伯夷居北海之濱太公居東海之濱在古尚然况儉德肥遯是先生平日雅志而

亦豈非厭世溷濁若將浼焉底英靈精魄無間存沒
而然也耶此非只山五一室之慶幸于其觀感於中
外宗族而興起孝悌之良心者尤有力焉記取謂樂
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初者可驗天理之自然而人
心之所同也只於今日西氣充斥衆邪交攻遺親後
君忝辱祖先者何限在斯時也能篤其報本追遠之
誠而洞洞屬屬殫竭心力如山五者决非性於仁不
能也且念先生之學高深廣遠不可涯涘而誦其詩
讀其書則所講者堯舜孔孟正義明道之要訣至訓
所守者叙秩命討亘古亘今之大經大法是致於變

三韓之陋俗貴飾左海之文治而垂惠無窮者乃真
箇面目幸山五勿以已往謂吾事了勤益講先訓致
力遠大積累接續勿替引之則是舉也本末兼該經
緯錯綜上述祖業下裕後昆由身及家可達來今而
不見其窳比之儀式文具大小輕重霄壤懸殊茲又
非吾與山五之一重擔負而毫忽造次之不可緩者
耶因述堂宇興廢之大槩與有所感于中者以歸之
用備廟享掌故之萬一云爾

三希堂記

三希堂成而新揭額客有過之者曰夫盡性知命與

天合德之謂聖上之堯舜禹湯文武下之孔孟顏曾
是也擇善固執去聖不遠之謂賢宋之周程張朱我
東諸老先生是也下此以往顯而公卿大夫微而布
衣韋帶凡誦詩禮談道義者通謂之士而其以正大
之學行君民之志而垂於天下後世者歷數古今繁
乎其未有聞焉是知聖賢之道誠高遠難行殆若天
之不可階而日月之不可踰非常調凡士所可彷彿
其藩籬也審矣然則主人名室之義無乃驚於虛遠
自欺欺人而為僭猥之歸歟主人曰噫不然也由今
之士同流合污徃而不返則其高下難易之懸絕誠

如子所云若以古之士而一遵軌則分寸躋攀則為
仁由已欲之則至而况聖賢亦士類中人而何不可
之有但今之所謂士者我知之矣所志者功名爵祿
所業者詞章記誦挾智用術以為能席勢怙侈以為
榮在郡邑之間則肥已而瘠民居廟堂之上則販君
而賣國豺狼侵軼上有憂色傳會經訓以悅之萬姓
魚肉怨咨日興文致姦言以媚之此數者觀貌聽言
罔非吉士考世問德又皆淵源閎族忠孝巨室究其
末流實聖門亂賊先王罪人何足美焉吾所謂士則
不然明辨於道器上下之分致謹於華夷人獸之判

存養於情性隱微之地省察在事物紛糾之際三綱
五常以經之仁義道德以緯之禮樂政事以文之高
車駟馬而不以為泰陋巷簞瓢而不以為戚故曰行
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若命可謂士矣曰見危致命
見得忠義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曰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是則所謂古之士矣而曰賢曰
聖特以造詣之淺深而異其名爾且况濂溪夫子宋
朝首出之大儒也以其位則一下士之列耳以其事
業則著太極通書之編使數千年幾絕之道煥然復
明而其言用工準的則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

所學是其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以當一治之
功曰賢可也曰聖可也由是言之為賢為聖是士子
分內事何可以今日名實乖宜孔讀而跖行者較其
高下而為從違哉客撫然曰謹聞命矣主人為誰安
君澤煥字汝恩甫也自其先祖牛山先生當 宣
仁之際屹然以尊攘大義自任士林矜式久而不衰
今其後孫能繼志述事其於陰陽淑慝公私大小之
分磊落光明又如此可謂無忝厥先而其入聖賢之
道綽有餘地矣予何用贅焉遂述其問答顛末以申
之因以自警

畏省堂記

光州牧安清之里蕭然茅屋而扁畏省堂者故安村
朴公燕居舊室而尤菴宋先生手筆也迄今數百年
棟宇無恙堂額宛存使後人之升斯堂者自然感發
惕厲而不敢慢焉先生德義之風之在人者嗚呼遠
矣不佞自海放還之日邂逅朴公后孫萬東氏於河
南座上見其德容溫粹論議峻整真故家典型心竊
欽服伊後書來猥以堂記之述屬意鄭重不佞再三
辭非其人而不獲命則竊惟君子之學不外乎存心
養性事天立命之間而言其用功法門則曰戒慎恐

懼無自欺謹其獨言其實事題目則亦惟曰畏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而又曰為人謀忠與朋友信習
其取傳於師而已一或反是則私欲橫流天壤倒置
三綱淪而九法斁有甚於洪水猛獸之禍而莫之救
矣宋先生以洙泗洛建之學加戰兢臨履之功全體
大用充滿宇宙貫徹古今任天地綱常之重而不疑
其所行處危險拂鬱之境而不易其所守者一則曰
尊中華而攘夷狄二則曰攻黑水而衛朱子也三則
曰扶植名教闡明道學之退栗以下諸先生不可不
慕法羹墻也是其畏省存養之功頓無一日一時之

間斷契緊得力平生受用做成得許多事功可達天地俟百世而無疑惑焉由是言之當日師弟間授受付託之意雖若未易詳者而亦豈不以愛己之心愛人自治之道治人者耶方今世級愈降變亂層生彼西鬼各種文迹中國汨陳五行墮壞倫綱禍患之大憂慮之重又非北胡黑水輩之比則其弱彼強此掃清開廓之政豈容一毫一息捨畏省二字而可以收功也惟吾子觀變玩象勿以已往而自足勿以老衰而自沮益勤衛武邁王九十七之功而體驗擴充則非只承述修舉之為大業抑亦有補於斯文世教

而有餘裕矣敢以是復焉

魯谷影堂記

吉州治東南距二十里而遠社曰雄坪而里名魯谷者崔氏菟裘也其先以東京世族徙居之于今數百年門戶闕闕望于一境修行義業文藝彬彬多可述今上二十八年辛卯宗人亮禹甫以厥門父兄命南走千餘里摹奉我孤雲先生遺真將與宗族鄉黨朝夕羹牆歲時芬苾致報本追遠之誠而寓高山景行之思者其志豈偶然哉蓋先生以振古英豪奮起偏邦學周公仲尼之道而盛唐諸子莫之或先則其

稟賦之粹道義之正可驗萬一至其以聖賢經傳齋
還故國上告下諭咸使服習於天人性命之學禮義
廉恥之科一變質質之俗而民至今受賜則其功又
不貲矣當其時也唐主之眷待甚摯羅王之倚毗方
切一涉陳就庶幾有爲而顧所樂不存朮補外郡略
試民社終之憊然遠引考槃杖屨松清泉白石光風
霽月之間以沒其身而少無悔吝者政所謂皎皎霞
外亭亭物表而非流俗凡夫所能彷彿其藩籬也顧
年代久遠史多闕文德業事實十不傳一而誦其詩
讀其書尚亦有感發興起者此則雖在餘人固當願

學而不暇况於脚下子孫而可不知所勉乎凡我諸
宗慎無曰吾事已了蓋講其進在此者勿墜其仁義
忠孝之實叙秩命討之顯而自拔在人獸雜糅之中
則其於立揚嗣述之道恢恢有餘地矣

九峯精舍記

人於斯世安身立命將如何而可也亦曰抱聖賢書
入溪山中木食澗飲天地日月為君師山川草木為
朋友保全得先王典章父祖緒業則西坡之懷襄大
勢雖不可一舉掃清堅我壁壘鳴金自守其賢於全
師胥溺不啻萬萬奈舉世滔滔一往不返湖之綾陽

有山曰九峯舊有心菴尹公居之子孫守而青氈便是尹氏之平泉也其孫處士滋鉉甫能以古人之學爲已任既又從師遠溪之上得聞先正緒言又北遊白雲訪處士之賢者樂與之反復可謂翹翹然出類而拔衆矣嘗扁其燕居之室曰九峰精舍謀及不佞俾一言以尾之余聞綾陽距京師八百餘里九峰去邑治又數十里強山益溪樹益密巖壑藏鎖靈泉瀉出怪竒萬狀殆難名言若其蹲踞起伏聳出九節而縹渺雲霄則隱然若巨人長德端笏垂紳正色率下羣醜象邪自朕退伏莫敢仰干真惡色惡聲之町不

能及獸蹄鳥跡之所不敢逼而一區乾淨宜其爲仁人說士盤旋過軸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又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處士有焉天意人事之所以餉我者如是其篤厚懇至則我之取奉承酬答於冥冥之中者寧可懈緩放倒爲傍觀之口實也耶姑以是奉助詢莛之感意至於界至風物應多有大方鉅筆茲不必及云爾

松圃堂記

大凡心有所感然後知所以興起志有所準然後知所以嚮往非感無以啓其端非準無以造其極小事

尚然况於君子之道乎觀於感與準而其人之賢否可知也梁君在慶文獻世家也日訪余至青城病廬致其大人處士翁之意曰竊於學圃松川二祖之訓圃隱聽松兩賢之道未嘗不謹守篤好而願學焉遂書松圃二字扁諸堂庸寓高山景行之意望有一言以記之余作而曰有是哉處士之賢殆今人而古道者歟人於兩間固羣然一物耳其忽而生忽而死同歸銷寂與草樹凋落雲烟變滅亦復何別而有能傳芳悠久歷數百年顯顯如昨日者其故何也蓋人之有道也大則三綱五常小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

非性分內事苟能講明操存善養無害則形著動變歛之方寸而不為小準諸四海而不為大可與天地鬼神同其悠遠吉凶而凡貨利聲色窮達榮辱之屬於外物者何足為重輕加損也惟其氣拘而昏欲牽而蕩於是乎心之取感不能無邪正是非之雜志之所向不能無倒東來西之弊而馴至於天地易位倫綱墮地亦理勢之固然當此之際自家一箇軀命尚且照管不下况於久遠之祖訓寢微之賢澤其眷眷企慕到老采勤者有幾人哉是則處士今日作為固不可與忽生忽死各不稱焉者同日語也願余蹇劣

固不敢與聞此義而善端本然豈獨無之只昏緩懶
怠而致今日耳操筆而記此堂能無感乎倘或因此
興起追補往愆則是處士之賜也願處士勿以已往
自足益加勉厲以極其準則有以藉手見四先生於
九原而無愧怍矣

睨津崔氏二忠旋閭記

今上二十九年壬辰湖南儒生李鍾伯等以寶城
郡故訓練判事崔億男暨其弟 贈兵曹參判南傑
忠節事 駕前上言該曹覆 啓依 允並旋閭如
式謹按崔氏睨津世家麗朝平章事莊景公諱思全

爲遠祖判事風骨魁偉勇力絕倫 宣廟朝以弓馬
出身壬辰倭變同朴竹川安隱峯倡義旅數百公爲
副將將克日西上尋以朴公有疾未果遂隸左義將
任公啓英管下直向嶺南與右義將崔公慶會戮力
合戰數月間多斬捕功參判亦登武科 仁廟己丑
參衛社原從功 賜錄券右皆狀辭也蓋當 宗社
危急義倫戰敗之日職非官守而能奮義敵愾得人
死力者可使一時全軀保妻子之輩愧死無餘地矣
協贊 聖祖撥亂反正而樹功 宗枋列名帶礪者
又不賢而能之乎是其成就樹立非小小自好者所

可彷彿於萬一而其必萃于一家爲兄爲弟則世類所係亦不可誣矣予弘泗以學行薦官至濟用監僉正任弘甸文科縣監 肅廟己巳棄官歸鄉遂菴權先生陶菴李先生晦村李相國並有記述文字云判事九世孫斗鉉甫踏躅千里請余以記之竊惟二公忠義之晦昧不著殆數百年矣且夫天地商商禽獸縱橫而仁義忠孝之說不得聞於中外士大夫間則我 聖上眷眷民彞發潛闡幽之盛亦不可無多少記實遂忘其淺拙而塵穢如右

白巖書室記

記昔白巖洞主人遠顧蓬戶做一宵團話臨別命余名其居室申以記文一款余不商量泛應曰諾更思之有未然者堂室扁額其類甚多或因山水或取時象或寓警戒趣各不同乃不問主人意尚於數者何居而率爾應命有若自我擅斷者一則不敬二則不誠噫奈駟不及舌何然因恥過藏疾有問無答非往來之禮也蓋嘗論之名者實之外形者也有其實不患無其名居伯夷之室食伯夷之食言伯夷之言行伯夷之行伯夷之名不朮而自至矣居盜跖之室食盜跖之食言盜跖之言行盜跖之名雖欲

諱之而不可得也蓋亦務實而已矣何用名焉聖莫如孔孟顏曾而以言其平日授受真的路徑則不過曰入孝出恭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擇善固執曰存心養性等切緊急務而未聞以名號相尚矣周程張朱繼孔孟顏曾之統者也而以考其後生稱謂則亦不過因其地而曰濂曰洛曰伊曰閩而無他說矣至如兩漢諸儒晉唐才子是何等工程何等文章而別號標榜未有聞焉則近日門楣上許多云云未嘗非遺本逐末文勝質弊之陋習也唯主人讀古人之書行古人之道積累發越使邦內之人咸知綾州白巖

洞裏有某人如泰山阿孫明復先生講春秋故事則豈不盡善而盡美乎千般命名都不著題只得曰白巖書室主人以為如何

全孝子旋間記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朱子云事親從兄良心之發最切此蓋人心之所同然也而世降俗夷民鮮其能則無怪乎西洋天主之教充塞宇宙而遺親後君之輩接迹於當世矣長興全孝子文鉉平生以孝聞今上某年月日因道內儒坐金洲環上言啓下該曹施以綽楔之典蓋孝子以

早孤餘生奉偏慈五十年極其愛敬志物之養始終
如一日尺布斗粟不敢自私晨昏餘暇玩繹經史從
事文墨其安貧固窮篤行實踐雖由天性未嘗不自
經學中出來此其狀辭大義也噫世之言孝者於闡
幽張微之際或不無失實過情之弊而其依本分平
易真實可質諸古昔而無愧示之來今而有餘者吾
於金氏見之矣後之人尚其紹述靡大不墜緒業則
異日親上死長建功立事之人安知不自是門中出
乎我 聖上所以扶植民彝為國人勸者其亦有以
也夫

農窩記

稼穡民命所關日用切務而樊遲農圃之問見外於
夫子孟子勸齊梁急制民之產而言其等級則每以
君子先於野人者為其形氣性命不可相雜而大小
貴賤不可不分也今主人之以農為號雖是自謙以
衣冠之列降同編戶之賤得無昧然於聖人之本意
歟曰否不然也古之士以禮義廉恥為平生家計愛
君如父親民如子至足之餘澤及萬物而信其為名
實相孚則士農雖曰相資而勢地懸別欲混之而不
可得也今之士異於是夫則翻覆天地殄滅倫常小

則戕伐民國得罪神人反不如農夫之自食其力竭誠奉公而俯仰無忤則決不可以此易彼者較然矣此一義也古者士皆有祿祿足代耕也尚可以從事上面而不分心力今日士類上下無賴于讀于耕不可不並行交做而後一身性命十口生活保其全完而免於收拾不得此二義也君子之學道如農夫之治田時不可失工不可緩春若失耕秋何所獲功效得失只在人用力如何耳言雖俚俗取譬不遠此又一義也噫言近而指遠者其是之謂歟主人為謹即吾之遠方友梁翁惘然也翁晚居黃鶴山下青龍洞

服田力穡教子課孫一不以世俗所尚亂其心曲尤知其為踐言君子人也為記其說付其胤在海甯

松石亭記

朱先生作聚星亭贊極道其高山景行之情而繼之以嗣守之難古今共歎之語取以警發後人者深矣松石亭在綾城治南二十里龍江之上梁氏先祖僉正公菟裘也一日亭之主人馳書謂願得一言使百世之後知吾祖裕後之意別有所在而非只為江山臺榭之迹而已則只麼雲仍可藉手拜於九原而無憾矣余歛衽三復感歎者久之夫常人之情一涉宦

海便營營汲汲老白首不知止者古今一轍若僉正
公考其世則為官擇人之 宣 仁盛際以其地則
望實俱隆之儒門故家苟欲進取平步顯榮乃次第
事也顧翛然遠舉考槃優遊於寬閑寂寞以卒其年
者非有曠世高操而能然乎世之席勢挾貲峻宇雕
墻期其長久者未必不與天壤計壽而須臾之間灌
木生之雍門興歎在在皆是今如斗小亭歷傳數百
年不虧不崩依然與高山大川同其悠遠者苟非賢
子孫善述志事不隨俗奔競而為聲利所搖奪又可
如是乎初始守成二難兼并余於梁氏見之若其名

亭故實界至風烟牛山三淵諸先生以下題品殆充
盈棟宇無事於記也主人敦行尚志克紹家聲即僉
正十世孫其名益煥

留還堂記

今太守海嶠朴公以留還名其堂蓋取諸宋叅政王
伯大之言也自京鄉聞人碩士莫不歌詠敷衍以贊
以祝公又命其郡民崔益鉉俾申其說益鉉辭不獲
則遂進于公曰惟仁者為能成已惟智者為能成物
此聖人全體大用之寶也悌於長者知其必孝于親
和於衆者知其必慈于子其有諸內者不厚而能久

於外者未之有也故天穹然於上地塊然於下無言也無爲也然四時行焉而不相悖萬物生焉而不相害至於物亦然草木零落而生理歸於根莖至於人亦然祖考已沒而遺氣在於子孫至於就人一身內言之亦然格物多而理明於心為善多而道積於躬此皆似乎留還之義矣然天道有時而有否塞地道有時而有偏下萬物有時而有枯瘁唯天地之性之在人心者則無時而有否塞偏下枯瘁也故一有能存是心者則雖天地亦不能違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乎故其氣足以撐乎天地其明足以齊乎日月其

磊落磅礴高大而不與時俯仰是以出乎萬物之表而其終也必有斡旋天地感動鬼神之功而人自不能不從矣此天地之心也王伯大之言其亦有見於斯乎公之所以取以名其堂者其亦有取於斯乎公曰善哉吾嘗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遂書以為之記以自勗而勗公

寒碧堂重修記

粵若 永樂 景泰年間月塘崔公諱震以直提學棄官而去已而公之子烟村先生諱德之踵公而退父子相為知己而老於江湖之上時人服其清節比

擬二疏今全州府鄉校之東石灘之上邃密爽塏而
堂曰寒碧者月塘公杖屨之所也堂西北有叅議井
井傍刻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八大字公之手蹟也十
五世孫銓九以其重修有日不余鄙夷來謀所以記
之者余謂先人弊廬子孫肯構之是職耳不足言園
林陂澤之勝風烟雲物之景登斯堂者目擊焉不待
言其以後人淺見揣摩數百年往事而軒輊低仰又
極僭易也惟士君子出處大義古與今無異同則對
其賢祖之雲仍而亦安敢默然而已乎蓋幼而學強
而仕老而退禮經之明訓恒物之大情或者怵迫勢

利睽睽於軒冕印紱之間而不能退或退矣而酣養
之餘厭苦淡泊回顧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
自以為不得其所復豈知退之為十分時義而無憾
乎故進而不辭其進者必其有可行之道者也退而
能安其退者必其有內守之固者也而况我朝 英
顯文明之會也聖人在上萬物咸覩俊良登庸於斯
為盛而乃公浩然歛退不俟終日者其微意所在固
不可知第其亭亭皎皎有鳳凰翔于千仞氣象則百
世之後猶有使人興起者若規規焉務為小廉曲謹
翱翔徘徊以投世俗之耳目而已則其何能名於一

時而垂無窮如此哉然則公之清風高節固非有資於斯堂而若夫後人之興慕觀感非斯堂無所於寓矣重修之役又惡可已乎朱子詩曰削成蒼石稜倒影寒潭碧堂之命名豈或有取於斯歟

永思亭記

淵獺報本野狐首丘物皆然人爲甚故君子之道在務本務本自孝悌始大而宗廟社稷之全安小而一家一身之保守莫不由是出焉苟或違越貿貿而禽犢踴踴而尸肉耳天地所不容鬼神所不佑世棄物禍罪首三千肆我列聖是庸矜惻敦尚孝理頒下

三綱五倫行實等書使中外上下感發其本然太極之良心而勉思企及又從而鼓舞振德大者鼎彝帛帛小者貶贈旌表凡以左道惑衆棄忝民之秉彝賊上帝之降衷者並銷聲屏氣莫敢蟬竦於其間猗歟盛矣咸平治東三十里有洞曰老藏利川徐氏菟裘也中世有顯陵參奉大謹孝友文學號竹泉壬辰之役以本邑守城將殉節傳至聽松堂致鳳唼柏堂致麟暨其胤孝友堂敏國以一門三孝聞著鄉里即我英廟末年也夷攷其行則攀號悲泣松柏枯瘁一事也雪中松菌得愈親疾二事也廬墓守制山君

來護三事也方喪致哀三年不肉四事也裂指割股
期回絕命一如二父之爲者殆傳記所不載而徐氏
之所獨也顧後承單寒越未闡揚爲可恨然日後若
有大賢如朱子者出則其必載錄於小學篇末而垂
諸久遠者可信無疑矣孝友孫鳳寬就其先兩世旋
間左側縛屋數椽爲子孫宗黨齋沐肄業之所于里
間關謀及於余余謂人性本善雖無古今遠近之別
豐鎬之地周以孝治則人皆老老幼幼而天下平秦
以暴教則評語德色風俗日敗是孰使之然哉蓋民
心無常向背善惡惟主張世教者導率如何耳今殷

師大邦没入禽獸之域而苦不知反者數十年衆流
滔滔全者無幾若能毅然自立前於匪擾而有不拔
之志後值竿頭而有堂構之役使百世雲仍觀感儀
式不墜典刑豈非賢於人一等者乎詩云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君有焉因名其亭曰永思

止堂記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
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得其順
則順而吉失其所則逆而凶聖人所以使天下治平
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姑以切近

者言之則自家上出處行藏日用間酬接施為隨其地頭曲折萬端而亦莫不有十分不易之準則過些不得不及些不得夫子所云於止知其所止者政謂是也然徒恃事物有當然之則而存於內者無致知格物之工則見於事者便猖狂自恣七顛八倒混同黑白而認賊為子者有之矣迷於向背而北轅南越者有之矣知失其止行失其止而吾所謂止者適足為墮落坑塹之歸也故止堂處士李公隱居綏陽之作止山下自少至老敦本務實一以劬經服禮固窮修潔為吾所當由之坦蕩路逕而凡世之所屑一毫

不以介於其意故平生足不出鄉里名不聞州府而士誦民馴有顛厥望是其造詣淺深雖不能詳蓋生質之近道而有見於天命物則之本然者不可誣也詞瀆現圭過余言曰前此堂記之奉託於執事者非取美於觀聽實以先君志事冀其因此而可傳於萬一也辭氣懇惻有足以感天東而篤人倫者余作而對曰若君可謂能子矣君以先大人之子其得於家庭者固宜如此然古今天下有賢父兄者何限而多不能樂有或反詆之以為昔之人無聞知雖先大人之教備且正而非君之賢能繼其止何以及此殆願

學而未能也風樹餘喘不覺欽歎遂書之如右

悠然亭記

亭名悠然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句也靖節之詠山多矣有曰我屋南山下又曰山氣日夕佳究其自得之妙未有如悠然二字之善形容者也蓋悠然者對景忘情之意方其採菊之時反作者山之想茫然自失如歧路之亾牟倏然意到若雪中之畫蕉遊神乎太古之靜開顏乎過雨之後遂使閑雲倦鳥嘉木流泉盡為自家之物苟非心不形役安得如此噫山之愛陶後鮮有聞醉翁亭之蔚然而秀者惟言環抱

之勢豐樂亭之漠然而見者只為昇平之象其於悠然之意邈乎不可及矣今南君廷瓚處滔滔之世超然獨往構亭於尼山之下揭扁曰悠然遂成四韻其松柏之秀蘭菊之叢教子文筆理田荒穡隱然作一部陶詩此外許多雲物不待疊架而足矣雖然抑有一說苟以悠然之意不為物欲所蔽塵埃垢累做成九仞之功則所居之山亦將為仁者之樂山豈特為處士之見山而已哉

烈婦李氏旌閭記

嗚呼此秦仁縣南距十里里曰新興烏頭赤脚炳煥

羅立爲往來指點者卽義城金氏三世四旋而其一
烈婦孺人李氏之間也孺人貫驪州文元公晦齋先
生其顯祖在室已以賢淑聞著及笄歸士人金世潤
弱歲通敏克執婦道事舅姑如父母奉君子無違禮
六行洵備人無間言旣而其夫嬰丙戌怪症猝然幾
殊輒斫指注血延數日命及其終不能救則謂舅姑
在堂未可任情哭擗重傷其懷自臯復以至斂殯受
服隨地盡情不甚異衆饋奠之節甘旨之養小心洞
屬夙夜靡懈終祥日祭需庶品亦躬自照管不委餘
人而無毫髮微色及至夕奠始血祝泄哀質明祭

畢執事者將撤象生孺人請遲之退出少頃更就靈
筵告語良以媿媿若永訣樣遂滅燭退適私寢家人
謂其就睡不以爲意日高無動靜開戶視之卽藥而
逝久矣噫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旣在致命旣謂天
之經地之義而民之秉彜也宜若人皆可能而守而
不失者鮮矣間或一值而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
此在丈夫亦不可多見而况於夫人乎肆當蹄跡交
侵人紀掃如之際能致感於聽卑之天而達於鄉邦
爲百世標準者奚但以偶爾言哉抑不死人心雖欲
已焉而不可得也吁其壯哉綽楔成命 當子卽位

名
之二十七年庚寅月日也問記者孺人夫弟東護其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